# 萬曆疏鈔

# 萬曆疏鈔卷四十

## 邊功類

萬曆疏鈔卷四十

邊功類

總鎮重臣冐功掩罪大肆欺罔伏乞宸斷重懲積弊以固邊防疏

馮景隆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十一年九月

臣惟國家所最重者在邊務所以馭守邊之臣者在賞罰而賞罰之得當者在勘報若勘報不實致無功冐賞有罪逸誅則勸懲倒置諸將解體其遺邊患豈淺淺哉臣於今年六月內接得邸報見薊遼總督周

詠等查叅遼大寧堡失事官員要將叅將熊朝臣備禦朱廷慶重究副使任天祚併究副總兵李平胡等功准總兵李成梁巡撫李松等免究隨該兵部行勘覆奉欽依各照處分 臣以為邊關之託全在總督與鎮守重臣故有功論賞既先諸將而獨膺厚賚則有罪論罰當視諸將而先任已辜以今觀大寧堡之敗也先期探知屬夷董狐貍等結約東虜搶關報雖則申嚴號令分布兵馬量地要害增益防守皆總鎮事也本月十二日大寧堡既因雷雨衝壞城垣則一時

所恃爲防禦者全頼僨集軍士併力守護耳何乃此
存官軍四十員名被賊一擁而入射死守堡將官殺
虜男婦至一百二十餘名房屋燒燬畜馬一空賊且
全軍而去如入無人之境近來虜之得志未有若此
者其在熊朝臣等固難逃畏避之誅在周詠與李成
梁等均任干城全無調度聽將官棄堡與虜而不之
救大損威重罪莫大焉周詠不即自陳認罪乃云總
兵李成梁巡撫李松驚報無時兵力有限且謂竊襲
實出不意遥制頗難噫是何言也大抵虜之犯境非

突來則竊襲此其叵測之常也而當事者先時無制勝之策臨時以遥制爲難則安用彼將哉顧爲李成梁等祈請免罰詠實自爲之地耳勝則攬功於已敗則歸罪於人其爲衆心勃勃不平甚至於薊鎮之失事也虜且襲破黑谷關連破峯臺燒香諸寨殺擄人畜燒燬房屋離披狼狽舉目悽慘其爲衆觀共聞者何可掩也詠反報稱官軍奮勇敵退欲分別敘賚是不惟飾辭掩罪且以敗爲功何其欺罔一至於此及巡按御史李植以得於親歷會勘者指實言之詠欲

自飾其罪乃復妄証據該道協守禀報撫辭虛辯臣
愚謂在該道等官固不可欺總臣在總臣尤不可欺
朝廷夫冒功掩罪國有常憲而詠也敢於扶同妄報
者此蓋邊臣歷年以來積習舊獘詠實踵之而不虞
巡按之廉得其情也使按臣但循故事委官訪報而
不躬為閱勘則功罪情狀盡屬欺蔽雖重鎮殘破如
此非惟不加之罪且將議賞以嘉其功矣不知詠於
此時尚肯自鳴前報之為虛而讓其功於不居耶　臣
知其必不然矣且詠向同御史于應昌誣陷劉臺致

死其罪與應昌同科荷　皇上優容不即加罪蓋爲
邉疆重寄欲其實心任事以責後效耳詠不思感恩
圖報屢致失事巳有的據而猶然強辯其有負於
皇上不既多乎似此欺罔而不重加懲治誠恐各邉
效尤其患有不可言者　臣訪之邉境來人語及報功
一節率皆切齒痛恨蓋凡所謂追剿擒戮者其間眞
正虜人十無一二有將賊人殺死邉軍取其首級以
邀賞者有將流寓商賈殺死以充虜級者有被賊人
拏我軍士爲之先驅委敵於我而自相格殺者有見

賊人來則深避伺其既退而掩襲一二以爲全勝者朦朧敘列欺蔽聖聰今日報捷明日告廟而論功之命下矣論功而總鎮之陞蔭首及矣習以爲常恬不知怪即遼東總兵李成梁屢次奏稱擒剿大功率皆類此夫遼東種落雖繁其强弱之分原非壯虜者比但多勾引達虜爲我邊患則相機制馭固鎮臣分內事也今自成梁鎮守以來該鎮告警殆無虛日而虜退必奏膚功亦無虛日究其禦虜之狀或對壘而相角矢石或乘虛而襲被殘弱非無一二可飾耳目者

然殺傷士卒而匿不以聞虜折家兵而旋爲補足其所稱自全者大都如此而所稱擒戮者如臣所謂取我邊上軍民自戕以報功者蓋居多也使成梁果能數數以全取勝虜將聞風遠遁之不暇矣何乃畧不懲創而歲侵無已耶蓋因遼東地遠任其揑報而勘覈不眞且成梁不惜重賄餽送要津動以千百而人皆樂爲之朦蔽故得歷陞伯爵今伯而且世襲矣其諸子姪廕以錦衣外衛等官者又不止一二十輩臣觀先朝開國元勲運籌決勝功如劉基者止於封伯

成梁之功視甚何如而亦得世世此爵耶開疆闢宇功如徐達者止得世公旁無他廕成梁之功視達何如而冐廕如許其多耶人臣之義貴知止足錫予之恩不宜太濫昔宋太祖於曹彬而靳使相之與蓋有見於此耳今成梁所禦者易制之屬夷而所享報功之典則視啓運開國之臣而反過之且肆然貪冐無有底極頃者該鎮失事詠不併論其罪而反爲曲護卒得免究其何以伸國法而警人心也哉除巡撫總兵等官翟繡裳楊四畏等候覆勘處分外叅照總督薊

遼保定都御史周詠才若通融器實鄙猥結寵權勢爭孤媚以殺人濫掜鈐符縱虎兕之出柙當局而一籌莫展惟圖僥倖以爲功失機而百計支吾敢肆欺罔以掩罪所當依法重處者也鎮守遼東總兵官寧遠伯李成梁起自戍行越躋勳爵以邊圉爲谿壑而士卒時見凋零獄金紫於家庭而名器日滋冒濫公行賄賂無非巧於彌縫互相隱欺終莫逃於敗露所當從公議奪者也伏乞 聖明軫念邊防大計難容衮自匪人勑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將周詠李成梁

亟行究處以快公論庶賞罰有章積獘可刷而於安

內攘外之烈不無小補矣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部覆奉

聖旨是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

廷出死力的却誤信浮言橫加詆斥反不如避事偷

安可免訾議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

作士氣李成梁封爵照舊着益加奮勵勿以人言驟

沮有負國恩馮景隆輕率妄言姑着調外任

邊臣禦虜不實朝臣謀國不虛懇乞聖明分別創懲以存重鎮以圖治安疏

胡克儉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萬曆十九年七月

臣惟國之大事在邊邊之大弊在欺而一傳衆咻不使人言其欺則又欺之欺者也夫國家二百年來西欵稱臣東戰報捷詎不稱盛哉然而非其實也欵不以實則利歸于虜而害歸于民于國戰不以實則利歸於官而害歸于民于國其為敗亡之道一也西今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已為明鑒遼東軍民積困已在

危急存亡之秋海内三尺童子皆知之獨　皇上一
人不知耳及今改絃易轍猶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
艾已爲晚矣柰何尚踵襲故套以欺　皇上而不欲
言官之置一喙哉鎮守總兵官李成梁二十年來功
次　臣非不聞之甚詳知之甚的但既經勘覆恩賚俱
有成命　臣不敢復贅故　臣始至境人稱亦稱會薦亦
薦未嘗求之以苛惟昨年十月大舉今春閏三月出
塞則　臣之所親見者總皆故套總屬欺罔　臣不容不
輒其說也卯賊本不過五萬即虛張其勢曰二十餘

萬賊本月二十八日出境即先馳報曰二十三日出境臣初亦為其所欺而以欺報今知之悔無及矣彼時一大營海蓋之兵併力而東遼瀋諸路之兵併力而西一夾攻之即不能使無噍類亦可以殲其強半然而大將等統兵束手也如畏明之蝠藏之惟恐不密如驚草之蛇入之惟恐不深任其殺擄如秦視越不惟不肯對壘即虜求一見而亦不可得矣聞賊笑曰好李小厮如何不敢出來和我耍呀大將如此餘又可知矣使其眾二十餘萬以數日之久豈不能蕩

平全遼又誰阻之而令留寸土一民耶臣巡行所經
伏屍盈野哭聲載道稍有人心者不忍見聞今殺擄
姓名數目俱在臣手臣恨不能効一臂之力躍馬揮
戈滅而後朝食問之咸云自成梁做總兵以來都是
如此往年有副將曹簠好戰爲其所忌而陷之以罪
今日誰敢一戰夫既不肯戰姑存我軍士保守城池
可矣奈何今春又圖冒功陞賞盡驅而死之塞外乎
蓋今春徼　皇上威靈全無虜犯聲息起自正安堡
叅將郭夢徵稟帖稱成梁自哨得蓮花山至北沙圯

一帶達子皆稱水草便益住牧惟板升孤懸原無精
兵看守雖是漢人然在外數年即是達子乘閒料在
此可盡殺來張功撫臣郝杰初亦不肯已與閣臣侯
先春議罷及先春方離廣而杰不自由全師遂出塞
矣黑夜襲殺二小營得其旄倪二百八十一顆囘兵
閒有數騎達賊一呼李寧遂策馬先逃衆各棄甲曳
兵而走原未交兵正因互相蹂踐與溺河跌巖而死
及至離邊五十八里鎮靜市夷囘又大肆殺擄以故
數千之兵旋者不十之一二後三五日或七八日十

二三日赤身匍匐而來者數人此其顛末幷失亡數目已畢在臣手於是始揑爲腦毛大等入犯聲息並併功到臣臣既恨昨冬之不戰又見今時之議戰使眞有戰功豈不樂爲鼓舞何至病狂喪心露簡以阻戰哉惟是諱罪邀功欺罔太甚臣公憤不容已故畧言其槩耳使臣言爲非則閱臣與臣書曰此番出塞爲罪斬獲非功此何以說也在按閱猶曰一體也該鎮按察使鮑希顏非身分其責者乎稟帖到臣此番出塞鼓動者李寧其臨陣先奔者亦李寧也士馬損

傷得不償失言之可恨謹以失事情節及應条官員
上呈伏乞尊裁此又何以說也巡撫郝杰非身任其
責者乎而罪寧自罪一疏蓋從來邊報之僅實者見
此又何以說也得非皆以實之不容掩耶大學士申
時行密勿不知邊陲昨孫守廉之条始以書阻 臣 繼
止票聽勘 臣 嘆邊事日非不得其言扼腕成疾欲告
未告令条寧徵及成梁又與許國各曲庇成梁謂不
可以邀功抑之諭 臣 以寬文法 臣 謂邊方有事地方
官互相隱諱與 皇上通一線之脉者惟御史一人

耳故御史指實言之　皇上或軫念邊臣而宥之則
御史盡職　皇上施恩斯為兩得若御史不言而自
為寬容是既失職又市恩二者之所為皆罪也彼西
事者豈非以當日寬文法而致然也豈非以曲庇邊
臣致然也故　臣謂近日邊事固壞于邊臣之欺蔽亦
壞於輔臣之調停而言官得行其說則欺蔽無所容
而功罪明賞罰當又誰敢不實心用事也如徒知一
將之罪為當寬而不顧一路生靈為可惜徒幸一時
無事以為安而不顧百年貽禍為可慮則見小遺大

謀近忘遠輔臣不報如是矣若大學士王錫爵本體
然不渣但常以至誠之心而聽欺方之說每墮小人
之術尚不知曰從來殺虜在所不免此亦自是偏護
處成梁揚言曰大倉王恩府說渠在位一日我父子
安心做一日總兵此言如無是成梁假虎威以嚇衆
固爲可惡如有之是錫爵爲其所欺而不知也宜亟
省也爲本兵者宜熟察邊情細分功罪朝題夕覆令
邊臣有所勸懲可也乃尚書王一鶚不察臣疏所論
何事惟襲套語謂臣曰遼鎮遇虜之既入則先於堅

壁清野以固守為功乘虜之未入則毋潛師出搗以戰勝為功此該部二十年來為成梁題覆濫套一任千章萬牘惟橫此套覆之于邊事安克有濟況臣題在四月間言及該部移賞為陞即先覆之李寧等罪狀迄今數月不覆豈李寧尚無罪耶抑寧即有罪王法不當問耶豈成梁之賄未到而姑有待耶抑成梁之賄已到而故為留耶豈臣之愚直不便于覈勘耶抑候交代之後有望于新院為之回護耶一事如此事事可知一邊如此九邊可知臣謂誤邊誤國者一

爲也督臣蹇達徒負食粟之軀未有籌邊之策獨延頸望功屈指計䕃一念嗜利獨爲惓惓四月初八日杰以功罪並陳疏往會稿即駁回曰從來邊事只宜報功不宜言罪及杰執前疏以往已違其計䕃之初心十四日晚堂答應官王敬名一禀曰李總兵差官老爺上進海參李如松以拾羸馱之金帛入尤中其平生之上願于是棄杰會稿而創爲一疏以患得患失之心而藉口于辭敘辭恩之說以飾罪欺君之念而篤言於憂邊鼓士之談豈杰親臨者不知其罪而

彼逞制者反知其功耶豈杰專任者不知鼓舞戰士而彼逞督者獨知磨礪戎行耶即如曰遼兵出塞原有接濟馬匹二人常兼三馬則損人二百止宜損馬三百然杰原報損馬一千彼七百者又何以損耶欲掩而卒不可掩欲詐而卒不可詐誠所謂小人肺肝如見矣蓋杰猶忠而虛達實欺而獲杰猶清而正達實汙而邪矣且達自筮仕以來曾有一善狀乎如穎上如祥符皆 臣 里之鄰封與首邑也 臣 今往來其地士民遙追恨者猶有寒達不達十萬腰掛之謠故當

年以首邑而不與行取科道之選蓋公論也又以部屬陞轉京察追降知州亦公論也淹淹下僚無復尊顯之望矣及時行執政而達以同年之故善於貴緣遂得蘇松道缺 皇上試數蘇松道有一不爲開府者乎有一不以捷徑而借爲之地者乎歷月今職實非其據當今邊方多事宜爲地而擇人不宜以人而設地 臣 謂如達者亟宜罷斥者也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 臣 素亦知識人謂轉兵垣之後納李如楨厚利而結爲弟兄 臣 初不信但汰邊臣疏上成梁接邸報

喜曰好了辟人已去了訪之則申維岱劉葵皆李如
[illegible]八應登之効如栢賭使之也臣不知維岱與葵
[illegible]何人即使可効亦不宜爲如松作鷹犬耳應登
此疏未上會與臣書欲甘心于撫臣郝杰臣復之曰
杰練達正直處鎮和而不同錢粮加意節省公論謂
視前數撫獨優有官如此似當曲成其美者應登始
止其說今二紙皆在臣不敢以應登輕信一節而沒
其生平之大善蓋成梁以不同之故陰使應登而然
謂應登爲李氏鷹犬非歟[illegible]於李學疏上應登致書

閱臣令回護李寧而排臣之說閱臣亦人也目見其非安肯昧心至此哉尋於該鎮題本抄送到部又批其尾曰閱臣親歷覩聞必眞本科原題欲候閱臣體訪具疏者有以也臣不知有以者以公乎以私乎抑以公濟私乎以私滅公乎果以閱臣之體訪而廢按臣之監察乎抑以閱臣之一手掩全鎮之耳目而箝按臣之口乎惟是成梁因臣言原無哨探襲殺屬夷遂啓令郭夢徵于正安夷市誘夷人以石門花谷之富庶及官軍之無備指以道路令其搶擄以飭已遠

哨之功而見屬夷犯順之罪臣初訪知謂萬無是理不數日而石門被虜實有是事矣臣始不能無疑及訪當年遼陽付將孫朝梁者忠勇絕倫成梁忌其成功遏巳令李平胡賄買馬市夷人專搶遼陽一日二三次又密令備禦張棟中軍官沈其芝左計于內如賊犯南則支兵于北犯北則支兵于南俾成梁不得與賊合陣夫自巳鎮守之地且教賊犯以傾人況石門乎賊中常借姦細爲嚮導況指以道路示以無備又聞其富庶而不搶乎成梁之一日曾對臣曰今之名

門喜峯口二處惟不犯犯即入矣由此觀之使令之
情固然不然何三十年不犯今一旦犯耶　皇上可
默悟矣於是應登題參石門之疏即曰偵探宜早何
不以遼東之報虜聚揑留觀之也宜先擊以代謀何
不以遼東孛羅胡吉兒之捷觀之也一唱一和捷如
響應臣不意應登甘附逆帥至此然則由東征之疏
觀之是利之媒而由石門之疏觀之是逆之黨矣如
應登者可令一日廁掖垣耶蓋成梁二十年來捷功
皆在塞外見臣言出塞之非正中膏肓之病故百計

彌縫如此然其先也正結權臣以害言臣今又兼結言臣以排言臣則其計愈狡其錢愈神而爲之效用者又大可爲人心世道慨矣夫 祖宗朝不增餉而兵足不報捷而邊寧今餉日增兵日寡捷日報而邊塞日益疲憊者皆以軍不見餉而財盡于侵尅伍不見軍而力疲于私役入犯不戰而出塞邀功之所致也夫往往入犯不戰輒以衆寡強弱不敵爲辭不知此一虜也豈入犯則強而據穴反爲弱耶豈入犯則衆而往營反爲寡耶此一將卒也豈入犯時束手者

出塞又皆能攘臂也無是理矣蓋出塞之役非惟名王酋長之帳不敢遥望即彼之眞部落亦豈能得其一哉惟指西走東假張作李竊其鄰邊住牧數奴夷之首而已此在虜原不以爲有而在邊亦不能爲我利害者屠之原無異也然此猶曰夷人也若板城之任者與虜之所使任邊及擺撥哨探者被擄潛歸跋涉數千里饑餓數十日歷萬死一生而來者皆我黎民也一切殺之然此猶曰在外者也若往年懷㧞之弊民謡曰帶着人頭去殺賊蓋新塟者不能保其墳

獨行者不能留其首慘酷尤甚又并其陣亡之軍一槩割首以報數如十一年冬賊犯十方寺史儒塗廣等原未交戰共割漢人首三百八十一顆行至浦河帀人各識其面目劉監生奪數顆懸于鍾樓王圖發覺其事御史陳登雲具本欲參之撫鎮將儒廣綑打求止特未報功令陳登雲在道可問而知也如十六年春剿那林孛羅攻圍不克軍丁死者以半又天寒凍死推車軍士數千因無虜功遂割死軍五百一十二顆報驗御史許守恩欲劾之而巡撫顧養謙以勢

挾而來止竟以報功僉守恩在蜀可問而知也即封伯之功亦出塞外前巡撫張學顏亦曾讀書者豈不知尹吉甫召穆公之爲何功豈不見李成梁之爲何狀乃虛張于疏曰視之尹吉甫之伐玁狁召穆公之征淮夷不知孰爲軒輊出此言豈惟良心已死且藐視天下無人敢于獨欺 皇上罪在不赦况恩威出自朝廷學顏即據伯以請遵何例也蓋假成梁開端以爲奉承張居正封伯之地耳會典所謂邪姦小人擅作威福紊亂朝政者非耶抑學顏罪不止此嫉正

妬良鼓禍肆毒致前御史劉臺于死人知王宗載陳
國寶之已伏辜而不知作俑者學顏成梁二奸也 臣
謂宜處二奸以謝天下忠義之士今遼人謂全鎮之
生靈脂膏一殘剝于學顏再殘剝於李如松今如松
爲民奪廕天理昭彰獨學顏漏網人尚切齒前巡撫
顧養謙貪殘險惡覩學顏尤甚圖陞賞而剿那林孛
羅全遼人財一空懷睚眦而傾王緘許守恩舉朝縉
紳共爲憤恨郎中周文卿之稽查錢粮與成梁布散
流言爲之中傷 臣初出都門次臣有授旨於 臣者 臣

出關知其盡心爲國方嘆服之不暇肯背公論哉蓋成梁與前後數巡撫惡其異已者即擠之喜其附已姑容之鼓弄圈套魍魎横行如前獲之功非我黎民則我軍士眞夷十不二三又非其入犯之輩以此宣捷告廟則辱朝廷宗廟以此須爵賞則辱王絲王綸故臣惟首功云者謂當場殺一賊首可保我地方衞我人民故云功也若塞外不知其何地所殺不知其何人如獵夫登山所得以野鹿死麕首則首也何功之有故臣敢以死曰不犯之不可不戰而出塞之不

可復爲也臣敢以死請入犯之戰當盡恕其攻䘏之罪而出塞之役當盡革其斬獲之功也蓋入犯而戰如全勝則可以寒彼之膽令不再來即不勝而彼亦不得縱橫來之之心且緩若曰恐損傷軍馬則塞外何嘗不傷此皆懦將藉口不足信也不然今日聽其擄去官旣無罪明月殺來報數又以爲功民獨何辜而官獨何幸也此在今日救弊保民之所宜亟議者也故臣敢昧死而啓 皇上十九年之蒙蔽慰全鎮數百萬之寃魂存混在邊疆恐殺之孑遺也夫二十

年以爲功而臣一旦以爲罪附和者多以爲功而
一人以爲罪耶　皇上或亦駭聽然　皇上不聞繁
言至大夫當烹之說乎成梁善于結納　皇上左右
皆伊之人　皇上深宮之事臣在朝數年不知者成
梁一一能誦之朝發夕知毫髮不爽　皇上不記李
材之通賄張鯨乎邊臣舉動大都如此願　皇上勿
以防邊大計問左右也蓋遼左困極臣目擊心痛屑
屑乎興利而利不可興則以害之未除也屑屑乎除
害而害不可除則以未除其大者也故敢敘大害一

三月昧以陳伏惟 皇上頓悟亟處則全遼幸甚國
家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嶺海月功疏

王德完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十一月

臣待罪該科檢閱章疏該萬曆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兩廣總督劉繼文爲稔惡撫賊叛亂非常仰仗天威督兵剿滅永銷嶺海妖氛等事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內稱討擒叛撫李茂陳德樂施舉大兵進剿斬獲六百餘級瓊崖蕩平先於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繼文一本爲妖民倡亂旋即殲平撫散黨徒恭報地方寧淨等事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內稱南贛奏報

新賊王子龍等兩廣擒賊李圓朗等不下百人南韶安靜并雷廉珠池之報在數月間稱大捷者三臣未嘗不壯之曰山寧海晏亦近世之殊勲也及細詢之粤人與官粤者則其上下欺罔之罪遠近屠戮之殃大可驚痛事干兵垣有難緘口　臣請據所聞爲　皇上陳之粤李陳二酋自隆慶末年就撫無異志復經按臣蔡夢說令其散處瓊城與編氓埒因遊擊沈茂索珠搆釁遂倡議擒三酋三酋既擒其黨二三千人遂挾要稱兵作亂該道孫秉陽不善撫恤將楊友桂

不善哉又不提兵阻截使黨徒下海襲城然寔以自
免計耳文昌署縣事訓導林立乃報賊衆千餘以致
秉陽張皇請兵于是繼文令總兵李棟督兵二千勦
之及至瓊則黨散賊逃無可殺者而棟恐虛張先報
反縱聽用把總楊壽殺掠良民首級充數而瓊民始
大殘矣維時挨查排門分兵把守誣陷屠戮人人自
危即四牌坊學前後晚即誘殺地方出首秉陽反怒
而杖之人人不保首領聞衆兵夜行皆帶犀利鈎鐮
取人首級於墻內泊大夫舟於白沙凡夜竊人首皆

藏之舟中每一首動支賞兵銀五兩積此首級又詭
說賊名分坐各官項下因以報功且以謀利原疏稱
零擒于原野正良民驕首就戮之案當時未嘗野戰
而有功天使之自敗露也及舟師擒捕賊乃在白鴿
把總陳震寔尸其功白鴿離瓊三百許棟惟坐城何
嘗一出海濱而乃攘臂奪之耶震懼棟不敢言功而
心知城中舟中首級盡良民也亦切哀之計擒斬眞
賊不過一百有奇其漳全廣潮客族受誣死者不下
百餘人瓊山文昌等縣竊殺死者不下三百餘人如

瓊山縣唐述王三胡幺茂等家殺首失屍文昌縣韓賜乾王文明等家亦被殺首一時乞丐僧道棲居廟舖者皆失首死其他無主者不可枚舉婦人被害失首與指㧕者甚多獨澄邁知縣吳如圭部官兵而全一邑餘府縣但出告示令民黃昏閉門而已不能禁也瓊海去京師萬里何自籲天按臣黃正色會嚴諭未能禁止但勘功級未結從來按臣程達近欲直陳聞遷中止布按二司知之而不受訴贑州軍門受訴而不能行海道趙善政知且止之祇付竊嘆副使黃

時雨追悔迎合旋亦掛冠瑣民何辜罹此寃苦骨肉

盡灰幽魂夜號怨氣沸騰愁雲黯慘臣聞之且爲流

涕何兄目擊者此臣之不能緘口一也其在妖賊王

子龍先經南贛軍門奏報據江西龍南縣稱報當陣

殺死王新藩即王子龍隨經兩廣會題奉旨梟示欽

賞有差豈不謂子龍巳死後踰數月惠州府通判蔣

杷署和平縣事報據子龍未死差壯丁尾其舟密白

所司擒獲并其妻孥兄嫂八人監候試其術能爲燒

煉點銅鐵輙爲銀遂閧傳前稱陣亡者非子龍今則

眞子龍也兩廣欲鞫以爲眞南贛欲掩以爲非眞躊躇久之後南贛移書兩廣幷二司各道令子龍一死以滅口而兩廣亦謂事已報功業論賞矣遂行文惠州令拷子龍死知府孫光啓與其同寅訊之光啓拂衣退謂寅曰此非吾任也子龍生死在君輩遂稱疾杜門堅意乞休其意蓋曰前報子龍亡者僞也今獲眞子龍匿而不以報者欺也果眞子龍耶當聞之朝宁明正典刑豈遽令暗昧而死果非子龍耶則無罪人也何忍置之死二者皆非吾所能爲然一露而失

兩軍門意又無以報命非引去不可既移疾杜門軍
門衙之而按臣以爲眞疾也遂聽其去　臣訪惠州諸
縉紳皆謂光啓正大光明愷悌愛養下車未幾已著
賢聲而又少年強力何疾之有脂車之日謂人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此其志節有過人者不然
十年科目三月黃堂非有不得已之情孰甘盛年高
臥而光啓既去繼文復授意署篆者竟迫子龍死此
非以僞爲眞卽以欺飾僞非蔽一元惡卽殺一無辜
在郡守尚不忍于孤囚何大吏反甘心于太守耶此

臣不容緘口一也臣聞曹彬下江南不妄殺而其後寖昌王全斌所至屠戮而其子有乞丐者則妄殺之報昭然也今興兵勦賊正欲安民乃至玉石俱焚而且殺民以充賊真膺罔辨而又殺人以媚人當時將吏尚謂有人心乎臣訪得聽用把總楊壽恣睢殺掠爲罪之次兵道孫秉陽坐視殘傷全無惻隱將救壅賄卒至沉舟罪亦不在其下始則遊擊沈茂索賕爲之貽繼則參將楊友桂死冠爲之助又則剴蔣林丘虛報爲之驅而通判劉世懋經歷吳應徵乘時圖利豪

俠林璧王大斌千戶吳紹周屠效武號獙吞噬異人
至今切齒此皆罪之無所逃者也然臣爲督撫劉繼
文罪尤浮于諸將殺掠雖非繼文使之無如妄殺而
不一懲且爲之庇者繼文也子龍奏報貫自南贛始
之然和其復獲而又不以聞且致之死者繼文也而
其貪婪尤有可恨者盡粵中除發兵外橋津關隘稅
課而南雄廣肇潮州等處所解軍門無處不下二萬
繼文皆沒入私囊潛行媚結商困民怨若周闓知谷
將領司道等官明受餽送公行賄賂如領貨報功[illegible]

入其貲多寡爲差營求薦舉所得不下數十萬教官林立後爲臨高知縣至酷也受其千金許爲行取而格于公論猶曲庇援救東莞知縣董兆麟惡貫滿盈受其二千金潛許薦揚而迓知敗露僅爲議調郎前叅南嶺遊擊陳策亦謂其虛投手本旬日孔方未到怒而傷之且藉一人以掩衆目人言嘖嘖誰其可欺新會湯炳林權鄒龍等時號六強暴則寄以心腹妥揭窩主誣害善類付縱莞順新香所獻亦不下數萬四五公子絡繹往還滿載金珠沿途騷動頃未離任

先發行李八十餘扛過梅嶺人人吐舌其撈括隨行
又不知其幾也夫繼文草菅人命朘削民財罔思怨
氣之彌天不顧肝腦之塗地貪殘彰彰如此尚可令
靦顏而首司農之列乎伏惟勑下兵部轉行廣東巡
按御史親詣瓊城查勘各州縣被殺良民若干并各
司道將領官罪狀輕重及惠州王子龍擒死眞僞原
由從實奏聞定罪毋得畏避阿縱仍乞勑下吏部博
采公評題覆亟將劉繼文罷斥以爲人臣貪殘欺罔
之戒至惠州知府孫光啓告病回籍亟宜起用則危

洗雪而公憤舒貪吏退而循良進誠風厲寰海之大

機也然臣猶有慨焉西北畏虜之強毋重言戰戰不

可克則以屬夷邊氓為首功如諸臣所論遼東之虛

冒以為九邊將帥之故套皆然是西北之民外苦胡

虜又內苦將帥也東南利寇之弱毋狎言動動不能

多則以商販貧民為首功如臣所聞瓊之慘毒恐諸

蠻夷若楚蜀滇貴廣西間凡以功聞者其出於不得

已固有之然生事要功者十常八九蓋裨偏非此無

以覬超遷大將非此無以倖殊賞督撫非此無以樹

功名媒私釁故東南之功虛報而邊鄙愈不安民生愈不靖皆貪功枉殺者罪也夫匹夫匹婦寃情所結尚能干天地之和况數百無辜意外之死乎伏乞
皇上恤憫黎元申飭疆圉文武之臣毋畏虜而虛張首功毋利寇而動輙生事庶邊民得安其命而覆轍不蹈於前非矣

經畧大臣流言惑衆大負國恩懇乞聖明亟賜罷斥以絕誤國之萌并乞專責督撫之臣悉心任事以伐虜謀以安邊圉疏

徐宗濬山東道御史 萬曆二十年正

臣接邸報該兵科都給事中張棟等一本險媢㬥臣懷詐反覆乞賜重處以伐邪謀以壓羣聽事內叅神木兵備李杜以必戰媢督臣魏學曾以不戰媢經畧尚書鄭洛以李杜稟帖寄示朝紳倡言惑衆謂魏學曾所報斬獲明安首級一顆及虜賊首級四百五十

入題多係守口夷人不宜冒功等情臣不勝駭異不
虞鄭洛妬功嫉能負國欺君至此極也先該洛奉
命經畧西邊集七鎮之兵齎三十萬金以往頓兵不
戰臣以爲洛素習虜情是行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
不鬪必將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如趙充國之破西羌
也必將厚賞士卒沉幾謀虜如李牧之破匈奴也已
而逾年矣卒未聞有必戰之志而諭洛者且紛紛至
焉天下始於是乎失望而臣始不能無疑焉私計之
曰洛非能決勝也戰亦非能決勝也厚遺閼氏[illegible][illegible]

陳平之計始務主和則有秦檜之謀交結虜婦重賄搭會要結歸巢權紓邊難洛之技正此矣何也古之善用兵者相能將能故足以成功當時元輔中時行談虜情則錯愕失詞論戰事則震恐失色帷幄之中已無足恃非魏相之策也尚書鄭洛倉卒出邊鬬將不及千員猛士不及五萬而欲驅疲散之卒橫跳強胡斯已難矣非充國李牧之師也何使不量力而輕鬬則勝負之形不待臨陣而已決矣　臣故策洛之必出於和而洛之所以報　皇上者張皇水泉莽川二

戰後談搖酋歸巢大功而火酋跳梁比之空天一鳥大海一鱗以為不足較也斯以為經畧事竣可以復命云爾然臣不敢過責於洛者以為洛雖不能與虜諸亦其自量則然至於督臣魏學曾撫臣葉夢熊志滅強胡忠期報國眞空谷之足音洛雖不能自為宜聽二臣為之也今魏學曾報斬明酋首級一十一顆虜賊首級四百五十八顆此百年以來未有之事雖虜之報復尚所當憂然稍洩中國之憤大振三軍之氣此亦足為之兆奈何洛欲以浮言壞之此其心何

心哉不過曰洛言當和而學會則言不當和洛言不當戰而學會則言戰乃能勝謀既相反功又相形洛寧不內愧於心而外何辭於衆口乎此所以秉學會之報功而必欲毀之也嗟嗟洛之立心如此則欺君誤國之罪可勝誅乎何以明其然也前歲洮河之禍始於二十年之和廟廊之臣如處堂之雀邊圉之士如出狎之虎將卒惰窳而不可用甲兵朽鈍而不可操一敗塗地幾不可收拾非二虜酋之能勝中國實中國之有敗道也 陛下赫然震怒命將出師分遣

科寺諸臣臨邊閱視搜剔弊蠹分別處治是天所以
開 陛下將使深懲往轍轉弱爲強雪恥除兇申威
沙漠使天驕頫首永固邊陲正惟今日而魏學曾等
又能仰承德意專主治兵痛絕和議雖不能無勝負
未必之慮而自強則爲中國必勝之策蓋我能戰則
守可固和亦久制人而不制於人孰與夫金幣媚虜
愈賞愈搶坐而自困之道哉洛不深爲國家久遠之
計而欲效秦檜之術於 陛下偷安旦夕貽禍將來
萬一其效見於三二十年之後洛雖死何足以謝

陛下哉臣故以爲洛之妬功其害及於督臣而其惑衆亂聽終執和議其禍必及於國不小也　陛下所以用洛寵洛恩至渥矣而洛以此報　陛下終於誤國臣故以爲洛宜罷也然臣以爲專任督撫二臣責以成功者何也蓋撦酋莊明等虜所致不過貪漢財物非有英雄特異之資譬若犬羊然畏之則愈驕一創之則遠避矣今縱不能盡絕而賞然必限以定數之內無所更加則循例給賞數之外有所過索則稱兵誅夷夫有財物以中其貪心則不能不戀我有兵

威以折其雄心則不能不畏我而所以能戰之具則
簡我將吏訓我士卒足我糧食繕我甲兵修我封疆
守我要害審我機宜明我賞罰以決戰爲本以示賞
爲權虜不足畏也魏學曾等有見於此而誠足以將
之才足以赴之是　陛下腹心之臣也可不專任之
乎伏乞勑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將鄭洛
亟賜罷斥魏學曾等專任責成則浮議不惑而邊圉
可安矣然　臣有說焉今時之弊莫大乎是非不明功
罪相揉直臣守道者雖有功或以被讒鐫刺彌縫者

雖無功或以見賞此姦邪所以攘臂而烈士所以撫
膺也　陛下自爲社稷計誠於此洞鑒而致慎之天
下幸甚　臣愚幸甚

東征功罪當持大體以勵人心疏

楊東明 刑科右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臣惟國家役使臣民與臣民樂爲國家役使者有大機焉曰賞罰而已故士有捐身家冒矢石棄性命于須臾者非甚不愛生之心與人殊也前以利賞後以懼罰其勢不得自愛耳故王者不出皇序而能得士人死力樹功邊徼者執此機也如功罪不明賞罰不當無論當事灰心解體而後來者且視爲殷鑒卒有大難誰肯竭心力自矸文罔哉頃者倭奴狂逞蹂躪朝

鮮虜其臣民奪其郡邑大張聲勢意圖內侵誠天誅所不赦者　皇上弘恤小之仁奮伐暴之勇以經畧付宋應昌征勦付李如松二官奉　命而往遵旨而還論二臣者紛紛靡定項奉　明旨目今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須功罪明白方能使人這本着吏兵二部會同查議宋應昌李如松是功是罪從公據實來說欽此是諸臣之參論與　明旨之會議非有成心無非核功罪之實持賞罰之機而已臣　切思之此事係朝廷勸懲之典係九邊將士觀望之心又當時事

多艱策勵人心之際不爲二一臣計當爲國家計也臣
安可狥衆論之同昧獨見之異不揚眉一吐其愚乎
謹按東征之事有失利之罪亦有克敵之功夫失利
之罪小朝廷用人當存其大畧其小録其功赦其罪
是所謂持大體也檢髮而櫛數米而炊是有司細事
豪傑笑之當朝鮮之畏倭遑遁也所不失者全羅慶
尙兩道耳今一旦舉故土而盡復之將謂朝鮮自取
則望風而逃者必不能完璧而有將謂倭奴自退則
力戰而得者必不肯棄利而歸非麗人之自取非倭

奴之自退則是功也豈一無所歸哉且二臣之功可無論而從征血戰之軍士可不酬其勞乎陣前死敵之幽䰟可不恤其後乎不酬其勞不恤其後是朝廷自今以後不欲復使一人如酬其勞如恤其後則寧可念追逐之功而忘發縱之力乎臣反覆思之欲不錄敘二臣不可得已然臣有以責二臣者二臣亦不得辭焉當應昌既取王京也宜的據情形明報天子如倭果可剪則當爲乘勝長驅以成破竹之勳倘勢不能爲則當謂臣力已竭宜別選代庖之將柰何計

不出此倭未歸也而詭云盡去川兵未見殺也而詭
云亂民且謂倭衆往來難爲確報夫一確報不能尚
可諉然稱經畧乎令都人士總不知倭之兵馬若干
數目倭之粮餉若何轉輸倭之盤據意欲何爲倭之
乞款有何指據憑沈惟敬之遙語執平行長之游言
廟堂不得眞情軍士無由藉手覬全勝之賞忽後事
之圖應昌不得辭其責矣如松之從事西寧也　臣聞
其冲鋒陷陣收退虜之功秉服先登焚巢之蹟綽有
戰將之風矣第賊所括民間財物甚厚如松悉取爲

已有輦載而歸寧夏人皆得而言之古大將了當公事回還篋中惟圖書琴劍者豈若是乎平壤之戰力拔堅城碧蹄之兵得失相半　臣亦爲如松壯也第縱恣我軍掠取朝鮮財物朝鮮被慘不異倭人古大將秋毫無犯卽取一笠必斬以殉者豈若是乎故謂如松爲戰將則可謂其爲廉將則不可謂有戰勝之功則可謂有節制之兵則不可如松應難置一喙矣　臣誠愚謬謂應昌之功宜錄也因其塘報含糊或伏隱禍姑以溥報其功如松之賞當明也固其兵無紀律

貽怨麗人姑以量行其賞其他諸將領諸戰士諸陣亡之卒宜速加精核厚行賞賚生者酬其本身死者錄其後裔庶慰前人之忠義又圖後日之歡心然今日之罪二臣者多謂倭奴結聚春汛可虞假封貢成僥倖之功啓釁端蓄無窮之禍諸臣遠慮悉屬忠猷臣則謂此當視簡書責望之初情而後可爲二臣功罪之斷案非難決之疑也如必欲縱橫釜山俾無噍類驅除一旦杜患百年國家且將自屈其力韓白亦難遽效其能臣恐斬二臣之首無以服二臣之心雖

然猶有說焉昔趙子雲無尺寸之功而漢高輙捐四千户之賞誠謂吾不愛爵土則人不愛死生勵世磨鈍全在于此昔東南倭患之烈至今寒人心膽胡宗憲一舉而平之而卒從吏議身死牢獄豈不寃乎頃者劉哱之變朝廷亦嘗示帶礪之封懸萬金之賞矣總督葉夢熊壯懷激烈身請平賊賊平之後即一向書銜各不肯予委曲覈覈剪賊羽翼卒成内變兒臧兒元周國柱之功婦人孺子所知而僅僅世以指揮使國家之待功臣非徒寡恩蓋亦不信之甚矣

豪傑之不爲用也今宜亟敘東事諸臣之功并錄用宗憲之後於夢熊國杅易其封而俟之更於巖穴懷奇之士破格擢用毋若書生膠常襲故拘攣於毫髮間則海內英雄有出而爲 陛下了倭事者矣

東征功次敘錄當議謹循職掌陳芻見以重大
典以昭大公疏

吳文梓 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七月

臣等頃接得兵部尚書石星等一本為查核東征功次仰乞聖明酌行賞罰等事奉 聖旨朝廷為島夷陷沒朝鮮命將興師三戰功成全復與國樹我藩籬前後斬獲首級一千六百餘顆功可嘉尚你部裏還當先請告廟宣捷以慰 祖宗之靈着擇日來看待告廟後通行敘錄陞賞不以再行查勘欽此臣等閱

之相顧而謂曰賞功重典也今日三戰將士之查核確矣謂宜賞以示勸矣乃經畧等之槩錄無乃猶待勘議之為當乎夫刓印難與圖大敵袴必待有功故功而不賞則為屯膏賞而不當則為濫于兩者皆過也今平壤三戰之役諸將士遠涉異境蹈白刃爭先赴敵以建此功蓋自有足多者即賞于踰時猶以為晚況經按臣之勘覆則下無偶語之觖望上有大賚之殊典豈不令將士感恩馳驅而望風畢命乎然此王京以前事偏裨以下功也今奉明旨通行叙錄其

等寧不知仰體廟謨以作任事者之氣哉顧事關職
掌終不容默默而不一言也夫經畧提督贊畫諸言
者之指摘蓋亦灼然於聖鑒矣故今日之尚未敘及
非誠如部議所云當敘而特有待也良以主使持籌
難與偏裨並論耳蓋諸將効追逐聽指揮者也凡獲
一級畧一地皆可以計勞言功若主師有發縱指示
之責故不令小勝不狃小挫苟計非萬全不可抵乃
績如爲山者一簣未成九仞盡棄如棋者一着不到
滿盤皆空終不以一擬而遂苟且了事也今東征究

竟耳目覬欺釜倭未歸川兵未撤小西飛未還經畧特遣識者方附膺扼腕恐其不可收拾深切杞憂郎凜凜明旨曰倭情變詐未可遽稱事完而一旦飲至策勲恐非所以示勸懲聳聽覩也 臣謹按東征始末而評論之經畧諸臣功罪自不能相掩者夫倭奴侵犯屬國虔劉其人民隋没其疆土人將謂不復有朝鮮矣乃今既云恢復則八道豈能自全狡夷豈能自退王子陪臣豈能自歸以是而不謂之功固無以服諸臣之心然牽制於封貢之議朦朧支吾自誤事機

師老財匱了無結局卽是以罪諸臣則諸臣百口何
辭方平壤之捷乎行長業以困重圍中矣於時號令
三軍鼓行而前誰爲堅者則繫頸碎首直旦夕間耳
乃解圍而縱之去是封貢之說誤之也王京以病疫
而退倭衆業在掌握中矣於是掎之角之復躡其後
則執訊獲醜可唾手得耳乃嚴禁而莫之追是封貢
之說誤之也迫倭返釜山則病已小愈務在絕根荄
之將務便宜多筴要必奮揚威稜杜遏釁隙明告君
父班師言旋豈不庶幾盛事奈之何往來講和遷延

經歲曾未驅一倭擄一酋而乃坐損金錢粮芻數十萬士馬死喪千數百則中國之虛耗日甚而遼東之供億迎送尤所費不貲閭里之蕭條行伍之虛弱有由然矣以故虜乘空而入迄今殆無寧日拒虎進狼之喻眞可慨嘆此封貢之說始終誤之也故督臣顧養謙之疏曰東事失策救敝無能夫人臣爲天子宣力疆埸而失策於前令代者以爲敝而莫能救猶然徼殊恩異數無乃太濫乎統而論之復將亡之國而歸之朝鮮或難以罪揜其功當可爲之會而欺誤自

敝何至以功而盡掩其罪此臣等謂將士之勞勣非速敘則不勸而經畧諸臣之敘錄非速敘則不定者也況先是奉有明旨着吏兵二部會議未覆二臣功罪未明且各役紛紛告有續獲首功未審的實若不行查勘遽爾通行優敘則續後首級眞僞無憑何憑陞賞陣亡人數多寡莫辨何憑優恤無論不厭衆心其如國家名器何伏乞勑下吏兵二部作速從公勘議或令遼東巡按據實奏請以候聖裁則不惜不濫而大典公以懲以勸而人心服矣

西陲事急勢危督臣謀疎必敗懇乞聖明亟賜議處以快輿情以肅邊防疏

劉仕瞻 兵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竊惟邊患莫大於西北責任莫重於督臣其㨂師旅也責有萬全之謀其終付託也責置身於死生利害之外斯古所稱重臣之謀國也者臣本謭劣不諳大體伏蒙 皇上拔置擢諸兵垣臣自到任以來即於本科細閱近年章奏及兵部題覆陝西斬獲功次擇其宜捷等因臣不勝駭愕且職掌攸關不容嘿嘿謹

以總督陝西三邊令陞南京工部尚書葉夢熊輕敵
召禍倖得脫身不恤國事種種罪狀爲　皇上陳之
方夢熊之始而巡撫貴州也播酋雖干憲紀實無反
形事在一調停間乃不勝倖倖必欲引繩批根致兵
端一啓而靡可究結此其不滿於人者一旣而改調
陝西也不奉明詔擅募苗兵當時科臣王德完已疏
劾之矣又數倍增餉致甘肅官軍忿激思變幸寧夏
之變先告乃假討賊之名以脫虎口竟也苗兵遇敵
無一生還此其不滿於人者二及其事至寧夏也決

水灌城摧折虜鋒皆先任督撫諸臣部署已定夢熊惟以高坐靈州坑降屠城而已此其不滿於人者三借曰寧夏之功不爲盡無然　皇上不次之遷世廕之典亦已賞浮於功矣曾不以此時拊瘡痍繕城堡勵士馬治餱粮致令兵日以損而不得補餉亦日以糜而不得加沿邊諸鎭元氣索然盡矣於是虜衆蜂起斬關直入即有麻貴之截殺庶幾延鎭下馬關之兩捷然大勢莫支長驅固原蹂躪內地幾至餘月其間人民之虔劉城郭之殘破牛馬衣粮之搶擄蓋二

三千里之間爲之一空而僅僅委之於蕭如薰之不戰姜直之失守此固可以服二臣之心而杜千萬人之耳目乎此其功罪之較然者人人能言之也又不必詢之人言卽夢熊自劾一疏蓋已自謂奉職無狀疏於計閫於事而甘心訴斥矣且兵不足以任干戈餉不足以供戰士亦夢熊之所爲自劾者也乃忽焉而遂以捷聞豈夢熊神謀天授一旦兵不練而自精餉不增而自足乎無亦鼠竊狗偷聚其殘騎零虜飾爲一朝之獲以逞其誇誕不經之故智乎兩疏具在

前後矛盾即夢能靜言讀之亦有不能自解免者矣夫斬首百餘而宣捷此功令也宣捷則必賞功冒謂功可賞而罪不當問乎即使延綏之功毫髮皆實然亦麻貴一將之力也一鎮之功可以蒙賞二鎮之失事猶可置之不問乎麻貴之功可上逮於夢能夢能之罰可下貽於蕭如薰與姜直乎所謂兵以誅大爲威賞小爲明者不如是也臣再考督臣之兼官也始而侍郎既而右都而尚書而宮保秩以漸崇而官無改無非欲重其權而久於其任惟是樞有缺則擇

其資最深功最多望最重者入而典之乃夢熊之在鎮二年餘耳而遽遷何其亟也遷不必本兵又不必北部譬之窮鳥投林不暇擇木胡爲是急急也始而睹其利不睹其害而以郎鹿爲奇謀旣而避其害又以趨其利而以速飛爲上計夢熊之貽害於後之督府也猶然其貽害於薊如薰姜直之故智也使後之爲督臣者如夢熊其人將踵前轍而席不暇煖乎使九邊之爲督撫者皆學夢熊其人將亦望隣境而人無固志乎臣竊爲夢熊者不忠於君不終於事不可不

顯斥以爲殺焉亂國是者之戒也如果臣言不謬伏

乞勑下兵部將宣捷之舉速爲停止而但賞麻貴之

功再勑吏部將夢熊議處無惑人心仍乞體念西鎮

大壞極弊專責新任督撫無襲故套大加整刷以固

邊圉以護神京宗社幸甚蒼赤幸甚

# 論虜王受封疏

吴允中 宣大巡按御史 萬曆四十一年正月

題為備陳封事機宜仰俟廟堂採擇懇乞聖明勅賜議行以尊國體以固疆圉事臣以至愚極陋謬膺宣雲之役受命以來蚤夜氷兢竭蹷抵關延見吏民廣詢博訪凡士馬之登耗城堡之修頽吏治之勤怠民生之苦樂某處扼險可以防守某處地便可興水利其邊蝡緊宜併力先完某處逼近宜併堡為一種種有關地方大䇿會處且訪且錄漸有頭緒

獨是虜封一節原不難處惟當虜人具結之日輕報
輕信　封使久候　成命難收故今日最難區處耳
事已至此　國體欲尊　國本欲固謹嘔心泣血謬
爲一得爲我　皇上陳之虜酋封王原非　祖制也
成祖三犁虜庭其於北虜禽獮而獸畜之後夷氛漸
惡正統乙巳之變嘉靖庚戌之警幾危　宗社迨隆
慶虜劉汾石之間地方荼毒慘不忍言幸天心厭禍
孽孫歸附俺酋以舐犢之愛稽顙稱臣酋婦三娘子
感　朝廷浩蕩之恩輸誠納款三經易封始終不背

寒盟本婦訓護之力居多也今本婦物故而上素二
酋互爭家事說者疑虜不肯受　封臣以理勢度之
酋之受　封也非徒享榮名也實欲貪厚利也虜不
受　封衣毳食腥羶蕭然一婁酋耳自一受　封而
享用霄壤矣臣初不知其顛末惟就撫賞一册言之
皮張則有虎皮豹皮貂鼠水獺等項段疋則有蟒段
金段剪絨遍金等項珍寶則有赤金白銀珍珠等項
羅蓋則有黃旼檄傘藍傘棕帽等項鋪列則有紅氈
花毯紅毯等項鞍飾則有紫漆鞍有鍍金鍍銀鞓帶

鍍銀纏鐙等項日用器具則有銅鍋鐵鍋高茶次茶等項甚至瓔屑女工之需無不精巧畢具嗟嗟窮天罄地珍奇瑰麗之物令人目眩心搖者一旦聲輸於窮荒之虜何怪名正者欲一聚鯨吞而雄據者垂涎不釋也昔人常嘆宋竭天下之力以事夷人 臣 近閱撫賞一册輒涕泣爲之沾襟特近日所稱遵者撫賞二字耳然亦竊常慮之宋史載夏王病戒其子曰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宜英雄之生當作王耳何錦綺爲果若

此則撫賞無所用邊事大可慮矣此固籌邊者不可不知而以今觀二酋尚戀芻豆之牛馬也其心未常不欲封也夫虜既欲封而猶延至今者何也盖以往年講封虜中兵權在三娘子掌握講說一定便無異詞而撦酋一故則不然素酋係三娘子愛孫而卜酋以枝派爲群酋所附中間情形大費區處迫卜石兎四月到邊而六月忠順物故在素囊倚嫡孫之親以既不得王子之號須據忠順之有而舍虛名以享厚實在卜石兎憑名分之正以既受王子之封應擅忠

順之利而貪榮名又圖厚賞兼以五路狡黠明暗陰狠而　中國亡命如計龍計虎等又從而鼓弄其中欲增於舊例之外故條喜條嗔犬羊常態原不必急一時中外所共慮者獨以　朝使久稽　君命委諸草莽重辱　國體而　臣一腔赤衷更有食不下咽者第聞夷狄之性饑則貪獸投其欲則搖尾乞憐拂其意則狂猘反噬爲　中國計者惟當因所欲而節制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紀法繩束者也嘉靖中北虜求貢僅僅貪賞賚藉市之利耳邊吏貪[illegible]無策主計

者爲謀不遠斬其使以彰　國威于是黠虜憤恨蜂擁大舉二十餘年迄無寧日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日封事操縱機宜實邊疆數拾年安危所關而未可以易言之也臣竊念以　龍章紫誥下及腥羶其朝頒夕領也奚足爲　國榮其貌時延日也奚足爲　國辱惟以　國家有大體邊臣荷戈既不能制夷人之命待　皇仁委曲而尚不能約束就命則平日修備謂何故待灘法欲嚴此所宜責將吏者也　皇恩如天地狂犬張口待哺而偶相吠相齧投之以骨不

顧亦直任其自定而已故待夷法欲寬此所以處二
酋者也嚴則久玩之人心知儆寬則喙息之狂犬知
戢況　朝廷此舉原爲寧謐邊疆而今日之封且勿
急事之成與不成惟問邊之安與不安而已虜封未定
而果統馭無人也零夷鼠偷也大衆蠶食也我之牲
畜被其擄搶也我之城堡被其殘破也我之兵馬人
民被其戮殺也此政剝膚之患緩之恐爲心腹之憂
勢不得不急今日虜人自爭家事自相戕傷實　中
國之利也一聽其自處自分而我總不任德任怨說

者欲收兩虎之利而臣竊以爲兵家知彼知己無奈
我之非卡莊也說者欲擇强而附而不知堂堂正正
自有　中國之大體況漢過不先而各邊諸夷聞之
且生心耳故今日之封在我原不必急而惟念及
封使則口雖不言急而心未常不欲急　赫赫皇命
久稽辱　國體收回亦以傷　國體千萬籌度訪之
中外愚臣無所知識惟仰藉　皇上寵靈就其嗜利
之心以折之則局不難結矣往例封事一成併節年
市賞僉得補給故虜人慣爲得計今年封事不成今

年市賞自在明年封事不成明年市賞自在夷心無
厭肆爲要挾得寸則寸且以寸爲例得尺則尺且以
尺爲例明知寸尺不可得而姑爲䜣延以徼倖于不
可知此夷人之敢于謾　中國亦　中國之自失其
把柄也故臣願　皇上嚴勅諸酋旦夕就封姑照往
例補給市賞以示　王者無外之仁再或延遲敢負
國恩則閉關謝絕即或堅意乞哀亦止給當年　恩
典而節年舊例盡爲革絕則不惟酋首憚失厚利即
諸頭目亦且奪魄相與從慂蚤定矣脫夷欲不飽而

猶然耽延則亦惟有就市賞之利以夷攻夷而已聞
虜自款貢以來所得　中朝金帛有名頭目照例給
分而一切羣醜不得絲粟之恩且慕且恨久矣虜果
抗　旨要挾我明白令通官傳諭十二部落各照界
許自開市而部落中有輸心內附者入邊先厚加犒
賞仍計口給以雙糧一切斬獲首級悉照　中國舊
例總之以一歲之市賞結彼部落之心將芳餌一懸
萬尾畢集虜酋縱狡縱悍而目擊衆叛親離未有不
爲之膽落者膽落而哀請則與之始可久也漢一中

行說足以釀亂而　世廟時以趙全爲邊疆大患二十餘年今用事虜中有名姓可指如中行說趙全類者固難以屈指計也毎念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兼以胡地玄氷邊土慘裂而我華人拋鄉井離墳墓背卻骨肉生禮義之鄉入侏倆之俗甘仰夷人鼻息者或迫于饑寒或由于亡命或以跅弛不羈之才困于奴隸無由以見奇不得已至此今誠開歸化自新之門窮追者安插以生産詿誤者湔洗其往愆而有長駕遠馭之畧者授以把總名色使得展布果革面革心而

捐軀報　國漸次優擢總無所限既動之以良心又撫之以厚恩將中行趙全等復歸叛圖而可以塞其耳目可以絕其嚮導且撥弄無人而梟性縱曰難馴未有不悍然悟者矣且自互市以來　中國之貨物亦自視為珍異而　中國之享用亦服習為甘美縱或段疋皮張之類彼或有蓄貯尚可以緩求至如飲食之類有一時不能離者彼既負　恩我亦嚴禁各口有以漢物為市者如違禁下海者律則彼日用無措如牛羊乍失芻牧而乞憐求款者當接踵至矣夫

由前一策是謂折虜之心由後一策是謂破虜之膽而招漢人禁交易事雖近瑣屑亦與虜人大不便者也且夷地之奸人總內地之奸細由 廟堂以及邊境動靜呼吸備悉報虜每操之以爲關鍵今日以使臣久稽直空言講急則彼愈藉口以封事一成當有靡賞邊臣爲榮名而不得不急封事一遲當千重典邊臣以畏禍而不得不急邊臣不得不急而彼無所忌憚則愈急愈緩以爲要挾之媒臣願 皇上以封事責成督臣併以封 勑恭藏督府明示二會以

此番舉動不問日之遲速惟問事之當否夫我有四策既折其心又落其膽既剪其翼又絕其用而　廟堂之上又不以延遲罪當事則彼知要挾無所用亦不得不急彼不得不急而我從中從容裁酌理諭勢屈既以結目前之局且以紓異日之患則　國體以尊　國本以固而可以保數十年無事矣是役也中外共憂其遲而臣獨恐其速何也誠計不才將吏前有所垂涎後有所畏憚以速成為奇貨而剝軍命以塡虎吻當無所不至也今日封事中外願其旦夕成

而臣惟恐其速而不可久何也卜會名分足以統羣會而卜會才智不足以馭羣會中間主持擁戴卜會者獨五路耳然五路已老矣今日受　封之始不令安排布置各無異心而止畏遲延之禍苟且媚虜掃郤燃眉直令當事將吏轉換支吾卸擔而去竟以難端遺之後人將來又費一番唇齒庸懦者襲舛承訛仍舊苟且之計公忠者清查整理定遭狂噬之變此皆事理之必然者也故臣任事三十餘日嚴察諸將吏以三王舊例絲毫不加爲主而封事遲速且未敢

言直以看後之結局何如耳近接大同　副總兵張萬
邦叅將閻正名總兵王威等塘報有謂卜們帶帳房
一百頂往來搬移二程五路差夷往來會事不絕者
有謂素會母子俱病卜石兎在山後與素囊兵馬互
相搶傷者有謂卜石兎差好人啞啞兎等四名在五
路商議封王在正月十五日後赴邊等候各部齊日
受　封者虜人狡猾萬狀未可憑信而　臣誓諸將吏
今日封事旦夕就緒臣報　主上不以爲勤遲延時
日臣報　主上不以爲惰巧塗支吾套結通官椎三

軍之髓惟一旦之動者人以為幹濟臣以為罪魁憚于逢上官意指耻于結虜人懽心一意修守無飾門面人以為木僵而臣以為功首故臣手口拮据一切自固長策次第舉行以實心實政與諸將吏共矣諸天日不敢拾條陳故套以瀆　聖聽至于今日慮封臣嘔心泣血止以穩妥二字責當事至時日之遲速願我　皇上以天覆地載之量容之處擔荷者不至倉皇完事而貽後人以難結之局辱　國體損　國威更不淺矣臣接邸報廣東道御史李　若星上曾抗

旨一疏娓娓千言極中邊方情形末云仍 勑新授
臣凡塞上有隱情不妨明白申 奏夫有隱情而不
敢 奏或者起事之初主持錯謬及事體決裂而與
地方官代為塗飾 臣 到任甫十餘日循舊例報堂上
官以交代日亦循舊例以報代書及故知因見封事
亶大謹與商議非任事日久中有牽連而首鼠兩端
者也若星 臣 書未答而疏已先 聞一腔慷慨激烈
為 國執秉令 臣 媿死矣第邊疆重務動關安危而
臣 最悬下徑情恐至誤 國請益又成罪案則 臣 實

自甚矣臣嘗讀宋史見孫沔征儂智高求武庫精甲於邊曰毋張皇沔曰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修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臣願以此責邊臣急於桑土又見富弼使契丹進爲翰林學士辭曰歲幣非臣本意久之又進樞密使辭曰契丹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臥薪嘗膽使天下知臣不受賞和未可保其於守備必不敢懈臣願以此責邊臣澹於嗜進更願 廟堂之上寬以時日而責以成效無如張方平對宋仁宗曰

比來士大夫一動一爲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
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　國立事
哉允若茲邊臣不得藉口掣肘直懸賞罰以竢耳　臣
愚書生無當邊計緣職在糾察謬附芹曝之誼伏乞
聖明　勑下兵部酌議施行則邊疆幸甚　臣無任悚
息待　命之至緣係備陳封事機宜仰俟　廟堂採
擇懇乞　聖明勑賜議行以尊　國體以固疆圉事
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韓坤親齎謹題請　旨　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邊事但當修備至虜封遲速豈足

爲中國重輕督撫官不得輕聽要挾急于完事以遺後患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